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韓湘子全傳

第十七回 韓湘子神通顯化 林蘆英恩愛牽纏

變幻神通不可當，牽纏恩愛最難防。心猿意馬牢拴定，一任東風上下狂。

話說退之發怒，喝湘子道：「你這羊、鶴、女子，都是那撮弄幻術，不足為奇。你先前說解造逡巡酒，能開頃刻花，如今一發做出來與我看，我便信你是個仙人。」湘子道：「逡巡酒、頃刻花是開天地陰陽之橐籥，奪鬼神造化之權衡，不是容易得見的。若大人肯隨我出家，我就賣弄出來與列位大人看。」退之道：「不要多言，做得出來才見手段。」湘子就問張千討了一個空壺，口中念道：

一尊佳醞試新開，不是庖犧置造來。

琥珀光浮香味好，莫辭沉醉飲三杯。

念罷，喝聲道：「疾！」只見那空壺內便有酒滿將起來。湘子叫道：「列位大人看酒。」眾官見了，無不驚訝。湘子捧著酒壺，從首席起，直斟到退之主席方止，共有三百五十六杯，都是這一把壺內斟出來，竟不曉得這壺能得幾多大？卻盛得這許多酒。眾官各各吃了一杯，都道：「好酒！」只有退之不肯吃，道：「這酒不過在我家裡攝出來的，有怎麼好？」林學士道：「親家不要錯認了，此酒乃天邊甘露，紫府瓊漿，比府上酒大不相同。」

退之叫湘子道：「你一發把那頃刻花開出來與列位大人看，才見你真實本事。」湘子道：「先朝則天皇后不過是一位篡竊的後主，他吟詩到上苑，也催得百花爛漫，何況我仙家運化機於掌內，奪天巧於眼前，有何難處？只是大人看了花，心中不要添煩惱就是了。」退之道：「看眼前花，見眼前景，有怎麼煩惱？」湘子便指著階前石砌上，口中念道：

一朵鮮花頃刻開，不須泥土苦培栽。

神仙自有玄微妙，卻向蓬瀛布種來。

念聲才罷，只見石砌上長出幾枝綠葉，中間透出一干心，心上黃叢叢、鮮滴滴開著一朵金蓮花。眾官都喝采道：「果然足頃刻花。」

大家近前一看，那花瓣上有兩行金字云：「雲橫秦嶺家何在？雪擁藍關馬不前。」退之看了這兩句詩，便問道：「這一聯是怎麼話頭？為何寫在花瓣上？」湘子道：「這是大人日後的結果，不必問他。貧道只勸大人早早隨我出家，免得他年懊悔。」退之大怒道：「潑道無知，怎麼逡巡酒、頃刻花，不過是障眼法兒拐錢鈔的例子。張千，快把豬狗穢血澆在他身上，拿下去著實拷打一番，省得他又行奇杖的法兒！」眾官勸道：「大人且消息怒，這道童年紀小，不知法度，如今且取了他的供狀，然後問罪不遲。」

退之喝叫：「張千、李萬！押這潑道取供狀來，務要供稱：『擅入衙門，攪擾筵席，搬演戲術，拐帶人口。』待我照律解發他回原籍去。」湘子道：「要供就供，快取紙筆來我寫，何消押得？」退之道：「怕汝不供招明白，走了上天不成！」湘子道：「我家住在南天門內。」林學士道：「韓親家，你須尋一個會上天的人解了，才遞解得他起身。」退之道：「陝西華山有個南天門，泰安神州有個南天門，襄陽武當山有個南天門，泰州齊雲崖也有個南天門。這道人在齊雲崖南天門，那裡是天上的南天門？」林學士道：「汝住在南天門內是何向？扉東過西，上南落北？」湘子道：「緊在龍霄太極殿旁。」學士道：「玉皇住的才稱龍霄太極殿。道人，汝那裡有寒暑麼？」湘子道：「我那裡無寒無暑，常有五色祥光，神靈聚會，仙鶴盤旋，青鸞飛舞，猿猴獻果，麋鹿銜花，豈若凡間煙塵陸亂，濁氣熏蒸。」退之道：「風道人，你說這閒話也沒用，快寫供狀來。」湘子接了紙筆，供道：

供狀人列仙子，年甲不書。我生居天地，長在蓬壺，賴三光祐其生，托五氣全其體。蒙老君傳流道法，參悟玄真。跨鸞鶴日遊蓬島，騰雲霧暮宿仙亭，尊南極東華為主，與北斗西母為鄰。丹砂煉就，救苦濟人。今已臨凡，提撕聾聵。我本是大羅天上開元演法、大闡教化普濟仙卿，休猜做凡胎俗骨遠方募化吃菜事魔掛塔全真。所供是實。

湘子供完，張千遞與退之。退之看了道：「我只要明白供說姓恁名准，祖居在那裡，父母叫什麼名字，有無弟兄叔伯，原先作何生理，幾年上出家，這才叫做供狀。汝如今只管東扯西拽，糊糊塗塗說這虛頭的話，終不然饒了汝不成！」湘子打動漁鼓，唱道：

家住半山坡，水為鄰，山伴我。山前山後無人過，不納稅糧正課，也沒有漁樵庚和。認衣穿著似風魔，共那虎豹豺狼作伙。

退之道：「先前供狀，賣弄自家是天神一輩，上聖同儕。如今又說與野鬼為群，山精作伴，這一派胡言吃語，想是熟極了。」喝叫：「張千、李萬，若再不明白供寫，先把鐵鏈鎖了他的脖子，鐵肘、鐵鐐拴了他的手足，再把夾棍夾他起來，不怕他不招明白！」湘子聽見這話，不覺滿眼流下淚來。退之喝道：「汝既怕夾打，眼中流淚，何不說了老實的話？若只管東支西吾，便是眼睛流出血來也沒人慈悲你。」湘子道：「貧道不是怕大人夾打啼哭，因大人要貧道實落的供狀，貧道一時間想起父母來，故此淚出痛腸。」退之道：「汝不學長進，牽爺娘拽頭皮，哭也遲了。」湘子道：「我注在水平州鸞州城昌黎縣。」退之道：「在城內那一方？」湘子道：「東門裡，十字街，坐南朝北，鼓樓靠西地力。」退之道：「何等樣人家出身？」湘子道：「俺家九代積善，三世好賢，叔父是禮部尚書。」退之道：「叔父是何名字？那朝代上做尚書？如今家裡還有怎麼人？」湘子道：「叔父韓愈，字退之。孀娘竇氏，曾封二品夫人。」

林學士道：「據道人的供招，是今姪公子了。」眾官十分歡喜，拱手道：「韓大人，恭喜公子今日回來。」退之羞慚滿面，道：「舍姪眉清目秀，那裡是這般憔悴黧黑，不象人的模樣，這道人不但是探聽得學生思念舍姪，故假托姓名來哄酒食耳，豈有是舍姪之理？」便又問道：「汝姓韓，叫甚名字？」湘子道：「學名韓湘，字清夫。三歲上沒爺，七歲上沒娘，虧得叔孀撫育長成。九歲攻書，十二歲學道，十五歲娶林學士千金小姐蘆英為妻。這便是我的實供了。」林學士哭道：「汝正是我的女婿韓湘子了。」退之道：「親家不要心忙，錯認別人做了女婿，惹人背地笑恥。依愚見首來，這道人想是與舍姪雲水相逢，舍姪將家中事體告訴了他，他記在心裡，特地來家下騙些東西。」林學士哭道：「若不是令姪，說話中間不免露出馬腳來，如何這般詳細得緊？」退之又問湘子道：「汝這一篇話好像我姪兒與汝說的。」湘子道：「韓湘子與貧道一同下山，在路上告訴貧道這些話，叫貧道先來與大人上壽，他遲幾日才回來。」退之道：「據汝說終南山到我這裡有十萬多里路程，汝知我姪兒是駕船來的？還是乘車、跨馬來的？」湘子道：「苦惱，苦惱！出家人十方施主，就是囤下的倉糧；兩腳奔波，就是馳驛的頭口，那得銀子去僱趁船車馬匹？我兩個手挽著手兒走來的。」退之哭道：「我那兒！你生長在閭閻人家，出入有輕車、肥馬，何曾受這般跋涉，吃這般苦楚，可不痛殺我也！」林學士道：「令姪既是回來，就著人同這道童去尋著他，收拾他便了，何必又添煩惱？」退之又問道：「我姪兒如今在那裡？為什麼不同來見我？」湘子道：「他現在東門外頭，因身上襤褸得緊，未便見大人之面。」

退之便叫左右：「快取一副好衣服來，同這道童去請公子換了回來。」湘子暗道：「叔父不認得我仙風道骨，我且暫去，明日現出原身與他相見，多少是好。」轉身對退之道：「大人不必著人去請，待貧道去喚他來便了。」說罷竟揚長出門而去。

退之忙叫張千施從所之。恰好轉得一個彎，連道人蹤影都不見了，跑回來稟復退之。林學士道：「明明是仙人下降，韓親家只管把他當做凡人，真是有限不識泰山。依學生愚見，莫非令姪已成了仙，特特化形來試探我們也不見得？」退之道：「親家，不可信有，不可信無，且待他再來，義著眼看個下落。」這正是：

一別家鄉數載餘，忽然聞信暫疏眉。

混濁不分鱧共鯉，水清方見兩般魚。

當日酒筵散罷，退之愈覺憂悶無聊，焦煩一夜。到得次日清晨，竇氏吩咐張千道：「公子去了多年不曾回家，昨日那道人說領

公子回來，添得老爺焦悶，沒做理會。你快去站在門前等候，公子來時竟扯了他進來；若只見那道人，也扯住他問一個的確，不可有誤。」張千領命不題。

且表湘子因退之不肯認他，他便搖身一變，現出昔日形容，走到自家門首。恰好張千在那裡瞻望，看見湘子走來，一手扯進門裡，叫道：「老爺！夫人！公子回來了！」有詩為證：

十八容顏依舊胎，唇紅齒白鬢新裁。

且教叔嬸重相見，覺得眉頭不展開。

退之與竇氏聽見說湘子回來，真個是喜從天降，三腳兩步跑將出來，扯住他衣服，不住的汪汪淚落，道：「我兒，你一向在那裡？拋得我夫妻兩個舉眼無人，好不淒楚，你身上怎的這般濫褸，教我看了越發心酸。」湘子道：「叔父、嬸娘，且省煩惱，聽姪兒道來：

我身穿納襖度春秋。」

退之道：「吃些甚麼物件？」湘子道：

我旋砍山柴帶葉收，黃精野菜和根煮，無醬無鹽飽即休。

退之道：「這般食用，有恁快活？」湘子道：

笙簫不奏，冷暖自由。石鑪內清泉常沸，瓦甌中玄酒時浮。這滋味，無非無是我甘受。

竇氏叫蘆英道：「媳婦，你丈夫回來了，快扯住他，不要放他又去了。」蘆英依言來扯湘子，湘子就閃過那邊。蘆英趕到那邊扯他，湘子又閃過這邊，只是扯他不著。蘆英道：「婆婆，媳婦扯他不著，怎生是好？」竇氏道：「你且住，有我自留仙。」

退之道：「我且問你，你一向在那裡安身？」湘子唱道：

我住在終南佳境，山水可怡情。鬧來時，漫將仙鶴引；得意處，好把《黃庭》竟。參玄談道，了悟無生，長春自在心緣淨。

退之道：「汝在那裡與何人往來？」湘子道：漢鍾離開壇闡教，呂洞字傳法授道。我呵，參透玄機微妙，登仙侶，脫塵囂，心散誕，意逍遙。

退之道：「看你這般模樣，也不像個神仙，隨你賣弄得錦上添花；我只是不信。」湘子又道：

雖不得神仙位，且躲些閒是非。困來時，一覺軒軒睡。布衣袍，且把麻絲係。草庵中，飲幾杯甕頭清，總是個今朝有酒今朝醉。

退之道：「汝在那山中、怎比得俺做官的快樂？」湘子唱道：

漫說為官好，爭如學道高，無憂無辱無煩惱。山中景致人知少，四時不謝花長在，一任雙九頻跳。壽與天齊，喜得長生不老。

竇氏道：「你去了這幾時，可思想我撫養深恩及妻子被窩中情愛麼？」湘子道：

嬸母恩非小，你兒行常自焦，扯乾就濕真難報。枕邊恩愛從來少。嬸娘，你可勸叔父呵！休官棄職早修行，免得紛紛雪擁藍關道。

退之道：「恁麼藍關、白關，伍子肯也曾走過了關。」湘子道：

照關到容易過，只怕藍關有些難過。叔父你聽我道來：我看那棄職張良，歸湖范蠡，跳出虎狼郡，再不列朝班裡。愛看著，翠巍巍千丈嶺頭松，綠滔滔萬頃長江水。他只為著七國爭雄，孫龐鬥智；商鼎中移，夷齊餓死。

又只怕指鹿為馬，呼鳳作雞。財廣傷身，官高害己。因此上葫蘆提不辨是和是非，醉如泥，省問紅塵事。假便有黃金堆，北斗齊，也難買生死期。

輪回吃緊的，雞兒飛，兔兒催，此時眼睫不相隨。白髮古來稀，到頭空自悔！」

退之見說，心中大怒，就罵道：「汝這沒爺娘沒人收管的忤逆種，去了這許久回來。再不說一兩句好言語，只在我跟前胡說亂道，成何規矩！我做了官要治天下百姓，一個姪兒也不能整頓，如何去治國平天下！我若不看哥嫂面上，就一頓打死了你這畜生！滿頂絕了後代，也省得被人笑恥。」湘子暗笑道：「我已成仙，你怎麼打得我死。」

竇氏叫韓清：「快去吩咐張千擺列筵席，待哥哥換了衣服，出來飲酒。」湘子道：「叔父壽辰，姪兒不曾拜祝得，如今有些薄禮與叔父把盞上壽。」退之道：「三百五十六位朝官都來與我慶壽，只因汝不在家，我心中十分不快活，汝如今回來我就歡喜了，那裡要你的禮物。」湘子道：「姪兒已叫人去取，就來了。」退之道：「禮物在那裡？誰人去取？」湘子道：「在碧天洞裡。」退之道：「我生日那一位朝官、親戚不送禮來，那一件事物沒有？只是我不肯收，那個希罕你的東西？你說這般沒對會的話來哄誰？」湘子道：「姪兒豈敢誑言，已差仙童清風、明月到碧天洞蟠桃會上借桌面四十張，來與叔父上壽。只待香盡，仙童就來了，快著人去請列位朝官來赴筵席。」退之道：「我不信。」湘子道：「香盡仙童不來，我也沒有面目見得朝官。」退之遂叫張千一邊取香來點，一面去請林學士等許多官員。

不一時，眾官齊到。退之上前相見，說及湘子相邀之事。俱各暗暗而笑，依次坐下。退之一連起身幾次，看那點的香，見香漸漸盡來，便道：「姪兒，香將盡了，仙童還不見來，豈不虛邀了列位大人？」湘子仰天一看，道：「請叔父和眾大人迎接仙童。」退之與眾官立得起身，但見兩個仙童從空直至筵前，果然描不成畫不就生成的神仙體段。退之間道：「道童，那花籃內是怎麼東西？」仙童道：與大人上壽的桌面。」退之道：「這一點點花籃兒盛得多少東西？也不夠我一個人吃，倒教我請這許多大人。」仙童道：「我花籃內是天上珍肴，瑤池玉液，不是人間的滋味。列位大人得到口嚐一嚐，也是無量的福了，指望要吃多少。」

當下清風便在花籃內一件件搬出來，明月便一件件擺列在桌子上，雖沒有蚊唇、龍脯，熊掌、駝蹄，恰都是目不經見，耳不經聞的奇品。退之道：「姪兒，這般東西只好在山裡受用，如何擺在我的廳上？到覺得冷淡沒趣？」湘子道：「叔父，要山有甚難處，姪兒就將前面影牆上畫一座山，同列位大人上山一遊何如？」退之道：「影牆上原畫著一個麒麟，若再畫些山水，怕污壞了我的影牆。」湘子道：「待姪兒叫麒麟走了下來，然後去畫山水。」退之道：「水墨顏色畫的麒麟有形無氣，怎麼叫得下來？」湘子道：「口說無憑，做出便見，請眾大人仔細著眼。」說聲才罷，湘子又大喝一聲道：「畜生還不下來，等待幾時！」只聽得一聲響，如天崩地塌一般，那麒麟跳下牆來，奔出門外，站著不動。湘子就拿一把芭帚在手，向影牆上亂掃將去。但見青山綠水，翠柏蒼松，麋鹿盤旋，鳳鸞飛舞；懸崖瀑布，匹練橫施；諸石綺分，氣暖若露。明明是一堵影牆，卻變作真山真水。眾官看了，喜之不盡。怎見得這山的奇異處，有《一枝花》為證：

山林中山鳥飛，山頂上山雞叫，滿山川盡都是芭蕉。綠蔭蔭高松、古柏，紅燦燦山果、山桃；明晃晃落下些青鸞、翠鶴，鳥燕、皂雕。我只見，山雞兒一來一往，山獼猴倚定青樁。神龍行處，霹靂東閃；虎離窩，擺尾伸腰。只聽得山寺裡鐘聲不斷，山觀裡法鼓忙敲；山和尚議論些經文佛法，山道士貪戀著清高。又見一個打柴的樵夫，手執著大斧呵呵笑，笑著的是巔頂高峰密巧。忽抬氣，見那酒望子搖，酒店裡村姑俏。喚山童，急急忙忙沽入酒瓢，同吃一個飽。

湘子道：「列位大人，這山好麼？」林學士道：「果然一座好山，若引我們同到山上遊玩一番，才顯得仙家的妙用。」湘子道：「要上山去有何難哉！」便一手招著眾官，叫退之道：「貧道先行，列位大人同叔父都上山去走一遭。」眾官雀躍鵲，都隨上山，冉冉要從獨木橋上過去。只見崩浪千尋，懸流萬丈，鳴如巨雷，白如雪練，躡足其上，魂驚魄依。林學士道：「韓親家，腳下須要仔細。」退之聽了，不敢前進。湘子道：「叔父，眼前就是蓬萊三島，不肯上去，豈不可惜？」退之道：「明明白白一堵影牆，卻弄這些法術來魔詐，我等被你哄了去，一個腳踢跌將下來，不死也要做殘疾了，我怎麼把性命丟在這個去處？湘子見說，把手一推，退之和眾官端然都站在廳上，影牆內依舊還是一個麒麟，仙童、湘子都不知何處去了？正是：

分明咫尺神仙路，無奈凡人不肯行。

畢竟後來湘子回來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